

級就沒人要，等到我們七年級一畢業當醫生，就是我們威風。我一個學長畢業後，整天都在相親，他還東挑西挑哩。不過，奇怪的很，好像我們低年級時身價較低，追女孩都追不到，感情亂容易受挫，真可憐。」志文推高他那副八百度的眼鏡，「不知女孩子心態是什麼？」「對呀！真難猜。」

我轉頭望向窗外遠處的山和雲，夕陽餘暉使我們更金碧清新——真希望這種情感之事沒發生過，不然儘快煙消雲散，快點忘記，不再困擾自己。下課了，敬完禮我順道走到社團看看。

一踏入社窩，有位學弟喊道：「哇，大主編駕到。」一時好多雙眼睛看著我，尤其是幾位學妹的注視令我有點不好意思。原來是學弟帶一批新生進來參觀。

「你們對編輯有興趣嗎？」我放下書包，找個位子坐下。

「學編輯有什麼好處？好學嗎？」一位學妹劈頭就問。對於她的率直，我倒是一愣，見她模樣就知是新生，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相。

「你們進來社團就是來學東西，還有交朋友，增進人際關係。如果沒有興趣那學什麼也不會好的，你們有沒有參加其他社團？」

他們搖頭。我順手拿份雜誌，翻開

給他們看。

「我覺得你們來學會編輯，以後看到雜誌就知道它是怎麼形成。其實你們才一年級，時間蠻多，應該多參加社團，學一些自己有興趣，或是認為有價值的技藝，像攝影、音樂、美工編輯啦，這些也許會成為你未來工作之外的副業



或生活的調劑品。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喜好，沒學過也可以試，像我剛進來也是一竅不通，久了就會了。而且這種雜誌編輯還可以了解各方面知識，或品味別人的文章，收獲很多。」我合上雜誌，「要學得東西就要認真學習，等妳功力夠了，搞不好妳就是未來的社長。」



重，我老早就再投入工作中，享受這樂趣。

「我有時想現在整天拼命唸書，只不過爲了考試及格罷了。在這裏K了七年，不搞社團，不培養興趣，把時間都花在書堆中，也許未來畢業後也可能只是個平平平凡，忙碌賺錢的醫生。若是現在不斷求取課外知識，最好不影響課業，那麼獲得得多，心胸會更寬闊，同時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，對以後的生活也會有很大幫助，對不對。」講了一段大道理給這些新生們聽，像是抒了一股悶氣似的，解開些內心沈積多日的憂鬱。看看手錶已是六點多，窗外天色已暗。「一起吃飯去吧！」我建議。

期末考期又接近了。似乎沒有其他事比期末考更令人緊張重要，當幾百頁的講義一放在面前，晚上都不敢睡覺。最近聽眼鏡說高中的死黨小劉和王哥在逢甲大學不幸被「二三」了，現在在軍營，亂嚇人的。想想奮鬥十二、三年，就是爲了考大學，考上了反而被退學，而且是大三，真慘。晚上有時還作惡夢，夢見自己好多科被當，又讓學校開除，再回到補習班準備重考，使夢中的我不知是真是假，嚇出冷汗。記得以前在補習班重考時，才有這種夢魘，考不上，的夢魘，怎麼又出現呢。真怕被當掉。拼死拼活的，一個星期的期末考總算捱過了，是否被當就要請老師高擡貴

她們似乎贊同，交頭接耳的笑著。

學弟拿出報名單要她們填寫，她們提筆就寫。學弟走過來推我一把，「學長還是你強。真會蓋。」

我笑著：「你以後到我這年級，你

就會『屁』了，說不定比我強好幾倍。」

她們寫完後不停的問社團裏的事，對這兒的興趣似乎愈來愈濃厚，不禁讓我回想大一剛進來時，那種整天埋入工作的心情是多麼愉快。現在要不是功課

手，聽天由命。考完那天，鬆口氣，和黑狗，志文幾個人去跳舞，看電影、聊天，把三個星期的沈悶化解掉。

「寒假開始了，你想做什麼？」志文拍我肩膀。

「先睡覺，把以前熬夜的時間補回來，或許看看書，看看錄影帶。」腦海中又浮現小莉的容貌，這寒假又要一人過了。

大家聊著寒假計畫，這學期的生活，互相揭發糗事，「打屁」打了整個下午，無所不談。

散夥後，一個人走在西門鬧區，逛著以前熟悉的街道，似早已習慣孤獨的滋味。進入平時愛逛的日文書店，翻著剛從日本運來的雜誌，自得其樂。

身後突傳來模糊而又熟悉的笑聲，吸引正翻書看得入神的我轉身擡頭——是小莉。

她正彎身拿起一本雜誌。我雙眼霎時停止轉動，而她起身同時，我們眼光恰交錯，她看似驚訝得直視我，眼皮抖動著。

「嗨，妳……最近好嗎？」腦筋攢出的句子空卡在喉腔，我只覺雙唇微動，發不出聲。

她瞬時轉臉過去，拿著那雜誌給一旁的男子（就是那「鳥人」——她學長，正背對著我）裝模作樣的品評，絲毫不在意我的存在。

我有點快然回頭翻著手中的書，沒有一絲悲傷或心痛的感覺，只是靜默，或許是我把自己的情感鎖緊吧！

他們走了。我徐徐步出書店，感觸良多。

坐上公車，腦海裏不停思考著愛情、學業、社團這三個大學生所頻頻追求的價值何在？有人爲了社團和愛情放掉學業；有人爲了學業委不屑社團；而三樣能成功者有幾？三樣究竟誰重要呢？心力交瘁得回到家，無限感慨滯留於心。

突然一陣急促的門鈴聲，我上前開門，原來是樓下的小妹，神情焦慮的說：「我家遭小偷了，現在燈還亮著，不知道小偷有沒有在裏面，你是男的，請你幫忙進去看看。」

對面王太太站在一旁：「我那先生還沒回來，你趕快看看。」樓上吳媽媽和她媳婦也趕緊下樓來。

啊！要我送死。不過我當然……還是義不容辭的拿起球棒，有點神智不清打開她那鎖被撬彎成九十度的鐵門，進入客廳。幸好沒人，但四處卻亂七八糟。小妹進屋打電話叫她媽回來，並且報警。

走出鐵門，幾位太太們正在口講指畫談論小偷用什麼工具弄彎這扇鐵門鎖。

二樓對面的陳太太帶點驚奇的口氣

：「這個小偷真厲害，今天我都在家裏，怎麼沒聽到撬門的聲音，像幾年前三樓他那間（指我）撬得大小聲，我還以為有工人來檢查修理。」

「我家上次也被小偷偷得那鎖卡住了，進都進不去還好沒被偷。」王太太陳述遭竊的經過。

吳媽媽也搬出他們的遭遇一一述說。幾個女人就這樣漫無目的開講著。

小妹的媽媽慌張得趕回，穿過我們直奔裏面，警察這時也趕來調查。小妹走出來：「謝謝你們，現在沒事了，謝謝你們。」

「丟了什麼東西？」王太太好奇問道。

「還不知道。」小妹不知所措回答後進屋。

她們仍然像三姑六婆不停閒聊，聲音清楚而響亮，像是要通知大家發生這件事似的，我覺得沒趣，上樓逕回家中。「女人老了就像這樣嗎？」我無奈笑著。

有人說金錢被偷倒是沒什麼，再賺回來就可以，但是感情的心被偷過之後，再搶回來會有無法彌補的傷痕存在。也許未來我的心還要被偷走不知幾次！

她們的對話聲漸漸隨風飄散在這大台北市區寧靜夜空下，說不定現在正有那戶倒大楣的人家正受到不速之客的翻箱倒櫃。